

黄辉·著

川藏日记

陕西旅游出版社





黄辉·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陕) 新登字012号

责任编辑: 焕 玉

装帧设计: 冯大海

责任监制: 青 海

川藏日记

黄辉·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32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大32开本 2印张 15,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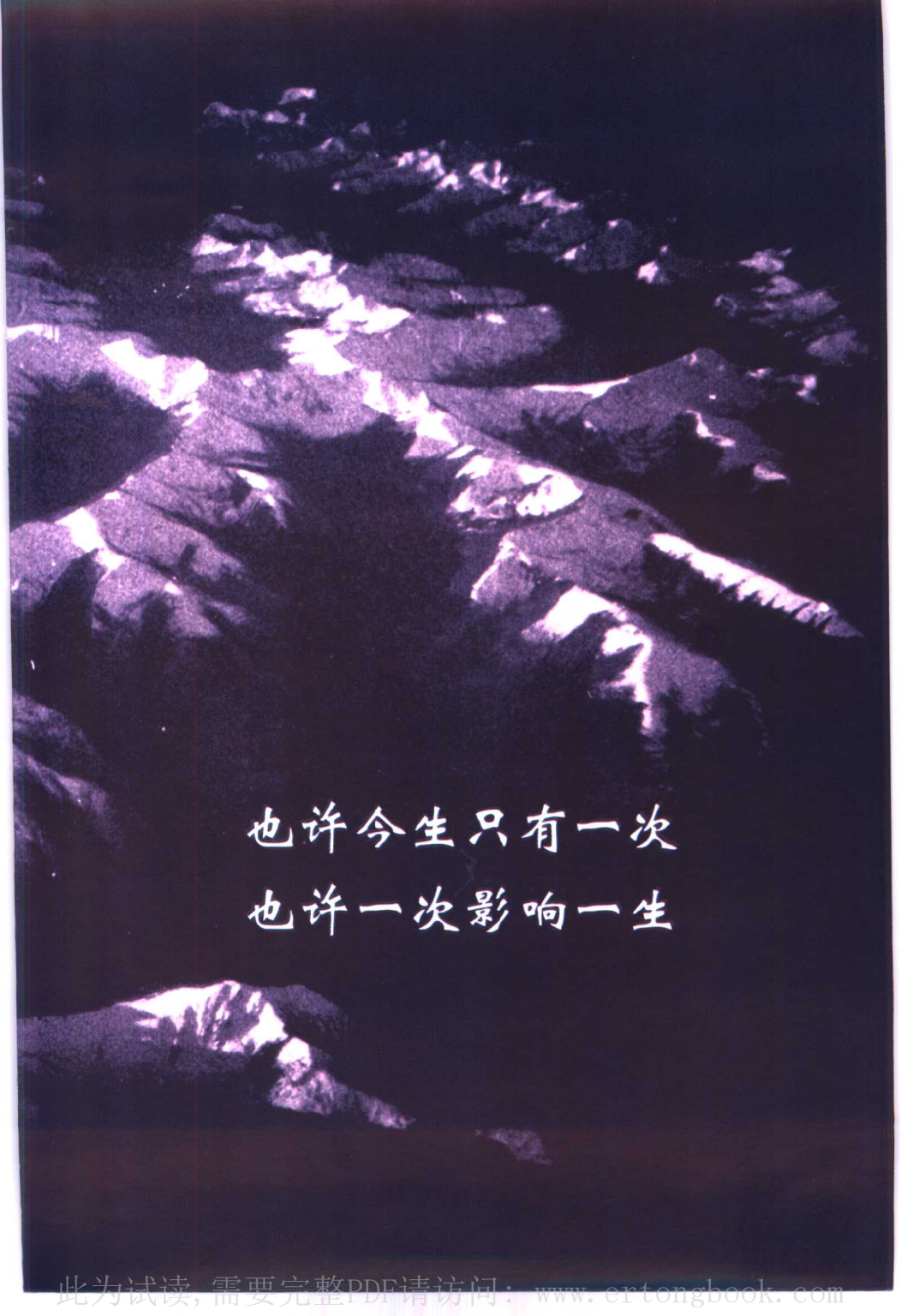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5418-1489-X/1.259

定价: 21.50元





也许今生只有一次
也许一次影响一生

序

电视记者黄辉受命与其他同志一起，去西藏拍摄一部有关女科学家徐凤翔考察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纪录片，不仅出色完成拍摄任务，而且把每天所见所闻记下来，写成两万多字的日记即《川藏日记》，令人感动不已。在日记即将出版之际，我要说几句话。

第一，这本日记几乎记录了摄制组西藏之行的全过程，文字配图片，可以说图文并茂。从中可以看到祖国山河的壮丽风光，看到高原战士、藏族同胞的纯朴可爱，看到摄制组如何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看到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文学家为了事业如何忘我地工作。虽然是日记，但材料都经过加工整理，文字洗练，饱含着记者的情感。每一篇日记仿佛都是一个故事、一幅图画、一首诗歌，是那样引人入胜、动人心魄，让你不能不一口气把它读完。应该说，它和电视纪录片一样是记者赴藏采访的一项重要成果。

第二，摄制组进藏拍片，比在内地，特别是比在北京地区拍片，遇到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高原缺氧、道路塌方、给养不足等等，对于重装备的摄制组来说，都是极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黄辉同志仍笔耕不辍，这需要一种精神和毅力。革命战争时期，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出生入死，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其精神对于我们今天仍十分宝贵。我知道黄辉同志一直搞农村宣传报道，也许是长期锻炼的结果吧，能够学习老一辈传统，于惊险、饥渴、

劳累之中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完成任务之后还要多出成果，这是值得同志们学习的。

第三，黄辉同志写日记，其意义还不仅仅在日记本身。这是记者学会观察事物、积累资料、提高文字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有人说，电视记者的功夫在扛机器、拍镜头。这种说法没有错，但不全面。扛机器、拍镜头当然很重要，是与报纸、广播记者的区别，但是做为记者还有共同的要求，就是文字的功底和资料的占有。电视是声像文字综合艺术，文字也是基本功，需要勤学苦练才能提高。记者对资料的掌握历来有“贫”、“富”之分，在工作和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想、所做很多，有经验的记者无不重视资料的积累。积累起来都是“财富”，用得着时可信手拈来，供你笔下生花。声像资料的积累也不可缺少，但毕竟有限。大量的积累还离不开文字。所以写日记是好办法，既可积累，又可练笔，一举两得。高尔基曾经对报纸记者说：“如果你们自己能写点日记，那就太好了。这不仅对你们自己和你们的报纸有益，对历史也将积累一些丰富的资料。”所以我推崇黄辉同志的做法，让我们经常合手起笔来写点日记，做一个“富足”的电视记者，做一个能拍、善写的电视记者。

(北京电视台总编辑)

于知山

1998.3.28



黄辉 满族 1958年生 北京人

曾在河北省泊头市齐桥镇插队，

参加工作于河北省原沧州地区文联

1987 年调入北京延庆县广播电视局

1991 年调入北京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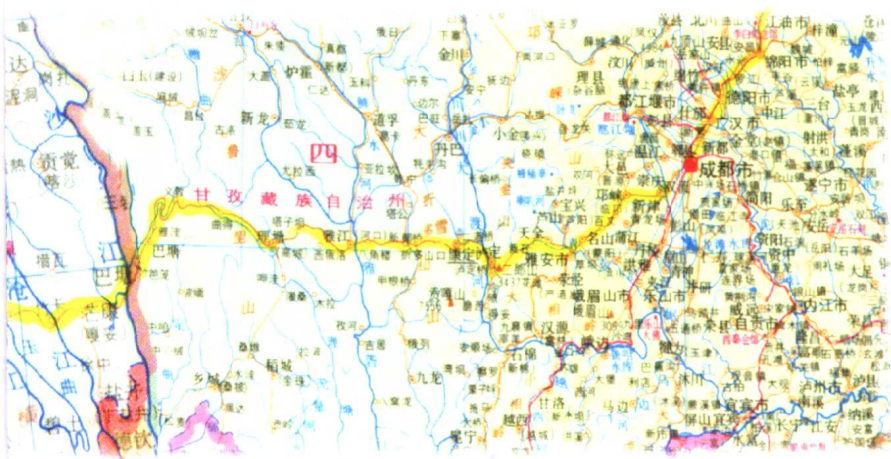
现为北京电视台社教部《京郊大地》栏目制片人

北京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摄制组从北京出发, 历时3个月, 穿越冀、晋、陕、川、藏、青、甘、宁、蒙9个省, 行程一万多公里。

川藏线, 起于四川成都, 止于西藏拉萨。跨越横断山脉, 沿念青唐古拉山脉延绵2400公里。







四月十四日 踏上川藏线

经过一个通宵的抢修，三号车终于上路了。清晨七点我们从成都市赶到雅安兵站部，与先期到达的同事们汇合。11:30分，我们“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摄制组一行六人和成都军区支援的五名老兵司机、一

名医生、一名先导员，在兵站部首长的欢送下，踏上了进藏的征程。

雅安，是距成都西部156公里的一座小山城，地处四川盆地边缘，一条青衣江把山城分成两半，依山就势的建筑造就了这座山城独有的特色。我们的四辆三菱吉普车和一辆东风卡车一出雅安市区，便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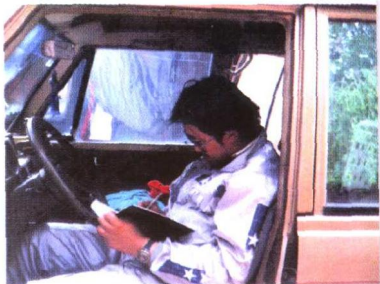
入了茫茫山岭中的不尽盘山路。

这次行程，是接受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电视台的任务，和著名艺术家黄宗英一起，到西藏自治区采访拍摄一位只身在青藏高原考察十七年的女科学家——徐凤翔。

徐凤翔，1978年告别南京林业大学自愿来到西藏工作。从只身一人在密林中考察，到建立中国第一个高原生态定位研究站，直到创建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高原生态研究所，她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土地。黄宗英和徐凤翔是在1979年中国科学大会上认识的，从此她们互称为知己，1982年她们共同去西藏波密林区，黄老



为她凿冰造饭，并在林中的帐篷里写出了优秀报告文学《小木屋》。第二年她再次赴藏，拍出了电视纪录片《小木屋》。黄老自称是入了“献身教”的人，正是这种信念使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不顾自己身体，去实践当年她与徐教授共同定下的誓言：“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按计划，我们要在四月二十五日前赶到西藏，而后黄老和《北京日报》记者初小玲，乘飞机赶到西藏与我们会合。可是，刚刚大修过的吉普车，从北京开到成都就纷纷住进了修理厂，使我们一下耽误了七天，因此，我们的行程显得更加紧迫。

中午在一家路边小店匆匆吃了顿快餐，便爬上了进藏路上的第一座大山——泥巴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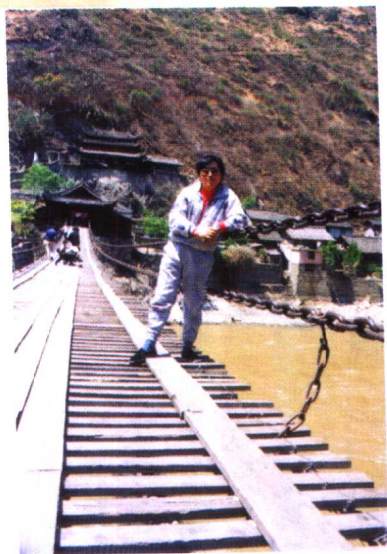
摄制组全体成员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一群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凑到一起，车速自然越开越快，泥巴山海拔3400多米，山虽大，路还算好走。一路盘旋，大约在下午3点半钟，我们来到大渡河畔。波涛翻滚的大渡河，被两边的重山峻岭夹峙着，地势非常险要，难怪当年红军长征时要走这条路，如今这条路已成了进藏必经的柏油路。

当晚七点多钟，我们驻进了距雅安208公里的石棉县。这是个小山城，街道两边灯影闪烁的小店映衬着山城的夜色，这里有一种很独特的小吃——烤臭豆腐。灰色的臭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在烤炉的铁网上烤焦外皮，蘸上调料，这种豆腐不同于北方的臭豆腐那样咸。还有烤白豆腐、烤土豆片。品上一口枸杞酒，别有风味。

踏上川藏路的第一天就这样紧张却很顺利的过去了。明天迎接我们的会是什么呢？

四月十五日 康定情怀

天刚朦朦亮，我们的车队就出发了。



一路急行，一路盘山，时近中午，我们来到泸定桥头。这是一座清代乾隆年间制造的铁锁桥，碗口粗的铁锁链象一条条巨大的项链横挂在大渡河上，它是当年连接川藏的唯一一条通道，因此也造就了红军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壮举。

听着涛涛河水和那铁锁晃动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响声，望着那飞檐斗拱的桥楼，不禁让人去回味当年的战火硝烟。对于我们这些从首都来的新闻记者，难得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

摄制组兵分两路，我和张耀来到泸定公园拍摄纪念碑。在这座铁链型的石碑下，两个勇猛的战士塑像向前飞跃。

突然，远处传来呼救声，我闻声跑过去，发现一群学生站在公园的小河边惊叫，河中心一条小船上的两个小学生正用力托着一个落水的同学，还有两个学生在水中挣扎，我急忙跳上小船，把落水的学生拉上岸。闻讯赶来的老师，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连说谢谢……一场虚惊过去了，紧张的采访拍摄后，我们直奔那座“跑马溜溜”的康定城。

那首《康定情歌》，使这座小城几乎尽人皆知，而这座小城也不枉此名。街道不宽，各种店铺琳琅满目，大街两旁的楼房顺山就势，白墙红窗别有特色。尤其是这里的民风质朴，无论是僧侣还是普通市民，都很热情好客，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几位青年人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照像，并给我们留下地址，希望把照片寄给她们；而那些天真可爱的小学生，更是诚恳地对我们说，“叔叔，欢迎您五月十八号来参加我们这里的跑马山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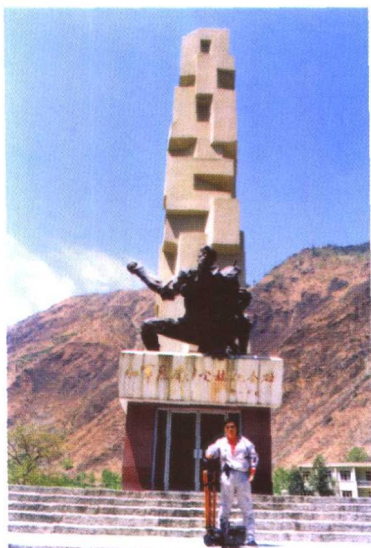
对于康定人的一片热情,我们只有记在心里,因为还有漫长的道路在等待我们。

过康定,便爬上了此行第一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大山——哲多山。

无限风光尽收眼底,白雪皑皑的山峰层峦叠障,厚厚的云层就象在头顶翻滚,天与地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我兴奋地跳下车,举起照像机,可突然感到头重脚轻,一阵眩晕。

当晚,我们就在海拔近四千米的新都桥兵站宿营。此时,采访组的所有人都显得温柔了,平日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今晚变得细声细语,因为此时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开始感觉到高山反应,头痛、胸闷,似乎大声说一句话都会耗去平日百米跑的气力。

越往前走,山势越高,明天大家会怎样呢?





川藏日记

四月十六日 “六月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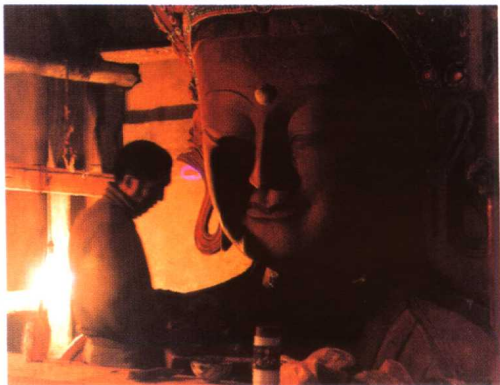


虽然还没有进入西藏地区,但这里已是地道的藏族居住区了。一座座方方正正的藏族民房,形同古堡,深灰色的墙体,高大坚固,红白相间的小窗,色彩鲜艳,高高低低地错落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出新都桥二十多公里,便是一大片平原。说是平原,不过是高原群山中的一片平缓地带。这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也是很难得的,而且在这样的高度已没有常绿植物,可生长的不过是一片低矮的草丛,看上去更象是一片大草甸子。一群群牦牛在觅食,远处银白色的雪山在碧蓝的天空里格外醒目。

驶出平原,眼前出现一片海子。当地人把高原群山中的一片湖水叫海子,它就夹在两座峭立的雪峰之中。据说雪大时,都不能大声喊叫,不然会引起雪崩。

漫漫川藏路,实在给人一种走不完的感觉,整整一天的时间,都是在这起伏的山峰上盘来绕去。快到下午5点钟了,天突然下起了雪,雪随风势越下越大,不一会儿,前面的车都看不清了。四月中旬在北京已经是炎热的夏日了,可在这里还是数九寒天。我不知道这雪要下多大,前面的路还有多长。

当我们驶进理塘县时,天色已晚,雪渐渐停了,我们住进县政府招待所。此时,招待所的舞会已经开始,身着藏族服装的青年男女纷纷涌来,我们这些突然赶来的不速之客,此时成了焦点,一双双惊奇的眼睛盯着我们,反倒使我们不知所措。



今天，从海拔四千米의 理塘，一直下到海拔两千米의 巴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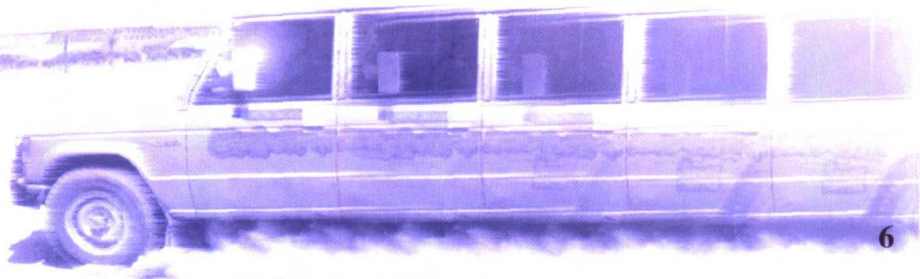
巴塘县，据传有“下有苏杭，上有巴塘”之说，的确，这里可称得上是高原上的一片绿洲。这里海拔只有两千四百里，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从城边穿过，一座座藏房的紫红色墙壁、大红门窗和那整洁的街巷，使人感到特别清静。一九八九年，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六点七级大地震，当时人虽伤亡不多，但房屋损坏严重。新巴塘是这两年才兴建起来的，在街心有一座巨大的纪念碑，记载着这一段历史。

据老兵讲，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走过三分之一的路程，而且更艰险的路还在后头。

翻越高尔士山不久，在一个叫巴久隆的山洼里，我们遇到了久闻大名的川藏运输兵。战士们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几岁，长途奔波的艰辛仍掩盖不住他们尚未褪去的稚气。我们象看到了老朋友似的上去和他们打招呼，希望能了解到他们更多的不平凡经历。车队首长给我们讲述了十几天前发生的一段动人的故事。一位叫黄显春的司机班长，为抢救在塌方中遇难的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烈士的遗体就埋在前方的公墓里，他将长眠在川藏路旁，永远陪伴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们。

据介绍，类似这种伤亡事故每年都要发生几起。茫茫川藏线全长2400多公里，自打通车三十多年以来，平均每0.4公里的道路下就掩埋着一位战士的尸骨。可敬可佩的川藏运输兵啊！二十几岁，风华正茂，常年默默地行驶在这种随时可能发生不幸的道路上，就这样把自己的青春，甚至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川藏线。

这一切让我们这些第一次踏上川藏线的人心里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川藏线啊，你用什么来迎接我们呢？



四月十八日 进藏受阻

今天，我们真正驶入了西藏自治区境内。

越往前走，山越高耸，从巴塘县到竹卡乡只有120公里的路程，却要翻越两座四千米以上的大山。

早晨八点半从巴塘出发，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来到一个叫竹巴笼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将跨过金沙江，而江对岸就是西藏自治区。

此时的金沙江被两岸金黄色的沙滩映衬着，金黄的江水静静地从大桥下淌过，流进曲曲弯弯的山谷之中。车队在起伏盘旋的山峰上爬行，光秃的山顶只有串串经幡在风中舞动；雕刻着经文的嘛呢堆，象一个不朽的里程碑。宗教和现实在这里都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越往前走，山路也越加崎岖不平。而这里的山，都象是鹅卵石堆积成的，所以经常发生滑坡、塌方。

下午1点左右，车队驶进竹卡兵站，我们的不祥之感应验了。前方三公里的地方由于山体滑坡砸断了路基，几米长的路段与山体连成一个大陡坡，直插50多米深的澜沧江中，而且塌方的碎石不断下滑，很难说什么时间能修复通车，据说这里已经堵了两天了。

我们被阻止在竹卡兵站。这里晚上没有电，而且听说水管也出了问题，从今天开始还要停水。

停水、停电、断路，使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打乱了。大家也难得在日夜兼程的紧张中这样清闲一下。

